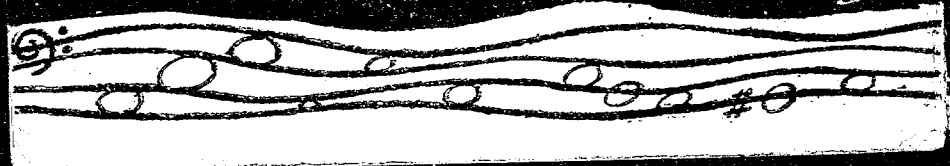


子愷題

以戶流浪曲

王玄川



獻給我的母親



江 戶 流 浪 曲

著 川 文 王



海 上

店 書 明 開



目次

序詩	
寄遠人	一
憶別	四
富士山顯現	七
東海途上所感	一〇
題自己生日	一一
SONNET	一四



小詩	一六
隅田川の白鷗	一七
雨天	二〇
回家去罷	二二
失望的戀 (A Serenade)	二四
暮春細雨	二八
井之頭湖中	三二
白日夢	三五
憶	三七
病牀前別母	四三



弔 T. T. 君	四五
小詩	五三
盲人頌	五四
LAMENT	五七
我的生命太長了	五九
途中吟	六二
偶感	六五
TOKI	六七
夜中的東京流浪	七〇
殘秋	七五



大廈中的山茶.....	七八
TO KEATS.....	八〇
TO HARDY.....	八二
無題.....	八六
浮雲.....	八八
淺草之夜.....	九〇
CAFÉ 中.....	九三
朋友·我無須你安慰.....	九六
樂園與地獄.....	九八
枕袋.....	一〇〇



可還記得嗎？愛倫！.....	一〇三
我回到故鄉來了.....	一〇八
SONNET.....	一一一
失母的小孩.....	一一三
紡花女.....	一一七
牛喫草.....	一二一
上野所見.....	一二五
寂寞.....	一三〇
小詩.....	一三一
CHRISTMAS EVE.....	一三一



跋言	一五九
雄鷄	一五四
木匠的嘆	一四八
對話	一三七



詩 序

我平平淡淡地唱了，
因為我唱的是我的心。
若要我曝露些胸中的熱情，
我的心過於柔順；
若要我鼓吹些胸中的思想，
我的心太不安定。
我平平淡淡地唱了，
因為我唱的是我的心。



寄遠人

滿目的桃花開了，
快活的春燕來了，
我可愛的伊呀，
不知今在何處身漂？

我你是兩顆浮萍，
雖則一別無音，



但我心中的赤情，
無時不馳往在你的身跟。

不要被荒浪擊變了

唯一的我的愛人！

願在你的心中，

永遠保藏著我的面影！

你不要看樣着旁人，

說我的形貌醜陋；



也不要相信着謠言，
說我的爲人荒謬！

愛人呵，願重逢時，

還如從前一樣；

你不看到送別我們的月兒，

到如今還是一樣光亮？



憶別

淒雨絲絲，
孤燈下，煢煢獨坐，
手掩着面；
壁上的鐘聲，
澈着我的弦心；
聽那遼遠的汽笛，
飄過重霧密雨，



更一層凄慘。

記得那夜深晚，愛人呵！
我你離別，
不也是寒雨淒淒，
催人落淚的時節？
我們倆挽手靠着，
鐵軌上亮晶晶的雨滴，
寂寂地映着你的淚面。
你含了悲酸的伴笑，



祝福了我的旅途平安。

一別已過了三春，

我還是浮萍一般的漂身。

我凝然佇立在異國海邊，

消度我多愁的黃昏；

我迎風獨坐在他鄉山頭，

閒過我多望的清晨。

我呀，未知何時

纔得重回到你的身跟？



富士山顯現

今日何日兮？

我得和你相見。

哦，你著着白色羽衣的神呀。

我曾幾次想來到你的跟前，

在你的頂上奏我的歌弦。

今日何日兮？



你巍巍地在高空顯現。

哦，你偉坐在天庭中的神呀！

你猶如埃及的金字高塔，

久已在我的心中盼着。

你映着朝日的金光，

宛如希臘的彫像在阿坡羅的身前輝煌。

哦，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存在？

你呀，你是上帝偉大的工作，

你是藝術中至上的權威！



我的心弦已在跳動，
我將立起身張喉高詠。
哦，我願我有鴛鳥一般的雙翼，
飛翔在你的頭頂，
向人們傾吐我滿胸的歌音！



東海途上所感

四海茫茫，
何處是我的安身之邦？
請看那西空水面上的太陽，
已消盡了他輝耀的金光；
但他在翌日卻重能復來，
我呀，一旦沒後，
便永遠成了冷土死灰！



題自己生日

纔過了二十年的人世，
已感到人生的疲勞了；
愛我的唯有母親，
樂我的只有濃酒一瓶。
留印在我心中的，
滿着是童年時所受的苦艱。



不幸的父親，
已被冷酷的世情迫向黃泉；
未識面影的兄弟，
早已在冥府中長眠，
被棄的母子，
如今更何能見人生之樂顏！

今日是我可悲的生日，
寒雨霏霏，異鄉孤身；
我的命運在暗中悲泣。



死之惡魔向着我貓笑：

「又給你一年過了。」

謝謝你，快請拿我的苦命去罷！



SONNET

一程程，一亭亭，
火車向着南飛行；
我的心呀，
爲什麼這般老是寒心？
穿過了山崖濃林，
跨過了綠色的江心；
雖則已感到脫了幾分泥塵，



但我的心呀，仍是寂寞苦悶！

那些在村舍屋頂，

青空中搖蕩着的，

不是嗎，迎風飛舞的風箏？

哦，超出了紅塵

而仍然被一絲牽連着的

我的心的象徵！



小詩

因為沒有女子見愛，
就說世上沒有完美女性的存在；
將月亮的慘白的死臉，
看作純潔少女的——
孤獨人的悲哀！



隅田川的白鷗

你飛翔自由的海鷗呀！

可就是從東海渡來的嗎？

哦，飛去飛去，向着你的碧海，

請回去過你暢達的生涯——飄浪自在！

這裏不是你的住家，這是污穢的小流，

這裏滿着是垃圾，烏黑的水泥；



在這裏你不能映見自己的美麗，
兩岸的煤烟會沾污了你的白衣。

去罷去罷！再不要像乞丐似的，

在灰泥中找尋你的食物；

你吃了便會失去你的潔白，

你將變作了可厭的烏鴉。

在遼遠遼遠的大海之中，

奏着千濤萬浪的 *Symphony*，



現着宇宙無終的 Eternity
回去回去，只在那裏是配你的居住！



雨天

昨日的寒雨過了，
今日便是輝煌的陽光；
不安的我的心呀，
無端地感着淒愴。
念昨日下午時節，
萬象沈寂；



屋上地上，柔柔地
有慰人的音樂飄溢。

今日呀，甘美的雨聲已無跡可覓，
只有車馬的喧擾，
禽獸枯骸的踏雜。
哦，又壓緊了我的孤寂！



回家去罷

回家去罷！

回到那蓮花開着的湖畔，

夜鶯幽歌的山間。

在那裏滿着是真心的歡喜，

生活的平安。

湖中有情人泛游，小舟扁扁，

山邊有農女閑行，素曲綿綿；



村中有孩兒們的高呼，
母親們的笑臉。

回家去罷！

回到那心中渴念着的野間，

慈愛母親的跟前。

在那兒我將拿我短促的一生，

投給了自然；

日間將滿心地遊閒，

晚上將安靜地睡眠。



失望的戀 (A Serenade)

暮色灰暗的晚間，

沈靜的天宇，

跣足輕踏着點點露珠，

愛人！我來到你的窗前。

我置身在茉莉叢中，

撥開了纖細的柔枝；



夜空的西風向我吹來，
激起了滿腔的熱情流湧。

慘白的月光從雲間漏出，
宛如銀絲；

飄過遠遠的廢墟荒寺，
直向着你的臥房投入。

你臥在銀白的牀中；
藉了月色的明映，



透過羅帳，
我看到你胸部的抽動。

愛人，望你安安地睡眠！

我在唱哀婉的衷曲，

和我灰色的心弦作歌，

使你的甜夢深入無斷。

我的紅顏如今已變，

我的童笑不復在頰上顯示，



我只有愛你的真摯，
還留在胸中勃然。

明日呀，唉！自從明日，
你便不能再見我的面影；
當你回心重又念我的時候，
我怕已化作了人們足跟的泥塵！



暮春細雨

灰色天中，一片迷迷濛濛，

遙遙的故鄉——

舉首翹望西空；

寂寂地飄下的雨滴呀！

一點點滲入了我的心窩。

你寬量地到處下降，



不惜地拋向塵烟瀰漫的地上；

你給了人們生活的力，

你給了萬物成長的力，

謝謝你，你也給了我悲苦中的滋潤。

春色無形消盡，

看那片片萎謝的落花，

無聲飄零。

你慈愛的母呀，

如今更何能回復伊們的紅脣？



你猶如催着幼兒睡去，
輕撫着伊們褪色了的面頰；

你含了痛惜的長吁，

淅淅瀝瀝地奏着哀歌，

安慰伊們的靈魂。

你也輕輕地撫弄着我的心弦，

你惋惜於年少而這樣憔悴了的青年，

你洞察了我心中的悲酸；

只有你呀，慈愛的母親，



來對我溫言！



井之頭湖中

陰森森的四圍濃林，
一片映着秋空的湖水清清，
我倚着湖心中的板橋欄杆，
側耳傾聽那高枝上的鳥音。
忽忽地西風飄來，穿過細密的松針，
吹散了我的額髮，已感有幾分涼意；



眼望着在對岸蘆草間盤飛的秋蟲花精，
自喜這樣心爽的樂土上唯我一人。

輕輕的一行行漂來的漣漪，
微微地震蕩着湖底的雲影；
我猶如浮身在青空中間，
跨過了碎片的白雲徐徐前行。

呀，眼下溫柔地鼓動着的，
這豈不是秋菊的酥胸嗎？



是的——我已聽得出伊跳動的心弦。
哦，我的愛人——記憶中的幻影！



白日夢

我猶如一片秋空的白雲，
孤影飄然地飛翔；
背面是澄青的高空，
身旁是氣爽的西風，
但我的兩眼呀，
卻只向着悲凄的大地流瀉。



除了光枝上黃鸝的淒涼鳴聲，
地上不聞微音；

只見衰老的黃顏在窗戶間移動，
一個個都帶着陰氣的表情。

小渣湖旁的茅屋呢，如今安在？

自從我心愛的秋菊死後，

已化作廢塚荒丘。

哦，上帝呀，還給我那清脆的聲音！
還給我那含着甘笑的面影！



憶

悲痛的回憶，
隨了落葉的一片一片，
好像岩洞中的漏水，
一點點滴到眼前。

我獨坐在小溪旁邊，
水聲嗚咽，



草叢中的秋虫，
繼續地在輕弄愁弦。

那是正月的黃昏時間，

可愛的人呀！

我喝醉了酒，

你倚身在我的胸前。

你嘆訴你的不幸，

你說你的丈夫可厭，



你還輕輕地耳語：

「我是始終愛你不變。」

你叫我奮發努力，

爲了我們的戀，

將你從惡人手中救出，

滿足我們的心願。

我把你緊緊抱住，

你接吻了我的脣邊；



你的淚珠呀，
溫溫地落在我的眼臉。

我想起幼年時間，
我們兩的愛情；
人說我們是小小夫妻，
而你竟自己尋了苦悶！

哦，可愛的人！
我不怨你那時的變心，



我只恨自己貧弱，
辜負了我你一生。

如今你臥在冷土之中，
還在作你難達的甜夢；
我呢，異鄉漂零，
心中陰留着長恨無盡！

愛人呵，我願你的怨魂，
浮過海洋，



一直到我的命絕，
盤居在我的心腔！



病牀前別母

不要下淚罷，我的母親！
你的淚珠猶如碎片的石英，
把我的心臟磨盡，
你索性便痛快地哭罷！
因為你的嗚咽，母親呵，
猶如夜鶯的悲鳴，



使我膽寒心淋。

別了，親愛的母親！

求你閉了眼睛，

免得見我苦痛的表情！

母親呀，片刻離身，

我便直往東境；

只有廣漠的天海中，

留幾聲遊子的苦吟。



弔 T. T. 君

看哪，太陽已西沈長滅，
愁雲四集，天空黑漆；
惡魔張開了毒嘴，
盤桓着在鼓拍牠的翅翼。
西面狂奔着的暗塵中，
帶來了悲恨消息！



我獨坐在寒燈窗下，
戰兢無聲，靜聽着
淒雨的哀泣飄灑，
寂寂地兩點清淚，
封住了欲洩不得的悲哀；
我的故人呢，何處去也！
想不到三年前夏季的相逢，
便會成了最後的離別；
朋友呀，你可還記得



後園中對飲的情景——
爭奪着糟醃的鷄腿？

哦，那時的歡樂，那時候的陶醉！

一別後杳無音信，

如今已流過三春光陰；

東漂西游，一浮一沈，

我已成了海浪之身。

漸覺人生多艱，路狹難行，

春光也生了暗暈。



你會拍着我的雙肩，

含着淚舉杯而言：

「去罷，踏上人生的險路，

不論天之何邊；

我將剷除了惡草，

以待君之重見。」

那時你沸騰的熱血，

漲紅了冬枝一般的弱軀；



你帶着必死的惡病，
投身向不幸的人羣走去，
從此我便各自東西，
哦，想不到會得到你今日的消息！

可嘆的我的祖國，
可悲的我的同胞，
可痛的我的故人，
可愛的我的自身。
不知何時，可愛的中華，



你得盡除惡魔重復安寧？

看我們赤誠的青年，
已灑了多少熱血；
看我們堅忍的兄弟，
已消耗了多少精力；
可痛哉，軍閥財人，
還是依舊逞性橫行！

讓我得再見一次你的瘦臉，



永別了的親友！

讓我得再聽一回你悲莊的言辭！

無情的河山遠隔，

恨不能飛身振翅；

呀，不知我你的重見將在何時？

夜色已漸漸濃密，

寒雨更一層淒切；

淚珠遮糊了我的兩眼，

我已無力握筆。



再會了，親愛的朋友！
我已忍不住，
聽自己運命的悲泣！



小詩

心中是缺少着什麼東西似的；
聽了夜中孤雁的鳴音，
猶疑是我夢中出去了的靈魂。



盲人頌

眼瞎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他們看不到人世的悲影，
受不到何等苦悶。

他們感不到人間的愚昧，



用不到發何等悲憤嘆息。

他們憑了想像的所見，
在心中自有他們的樂園。

他們的世界留不住一點污物，
滿着是陽光和無限的歡喜。

也有奇麗的花草果木，
也有終日高唱的禽獸之屬。



他們能看到人類所缺的東西，
他們能感到人世以上的快活。

眼瞎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LAMENT

未來的無從探追，
已往的不再回來；
我單身立在荒野的中央，
灑我絕望的悲淚。

我不知自己來自何方，
我也不知將往何處；



我茫然地東張西望，
洩我苦悶的嘆吁。

哦，人生人生！

你無影無形的春夢！

離去了我罷！

我已不堪再受你的翻弄。

讓我靜靜地安息呵，

長臥在大地慈母的懷中！



我的生命太長了

我的生命太長了！
雖則東望見日出，
西顧便成落日。
我不曾有過一瞬，
覺得光陰飛逝的可惜；
我猶如單身在撒哈拉沙漠，
長途跋涉。



誰說人生如薄露，
朝啼暮哭，
喜歡多受艱苦？
誰說人命如蜉蝣，
東漂西流，
甘心多嘗悲愁？
我的生命太長了！
生後至今，



雖則纔過了二十。
哦，可嘆的二十——
鉛板上滾去了的年紀！
我向前既無所希望，
轉後也無可回憶。



途中吟

爲什麼在我的途中，
只遇見猛獸毒蟲？
道路是這樣的險狹，
又加以絕壁重重。
太陽已消去了金芒，
月姐已衰褪了銀龐；



慘暗的天空中，
更那有一點星光！

無端地獨自徬徨，
背負着千斤命囊；
找不見一處休息，
得不到一點清觴。

何處是我所心願的，
何處有我追求的花呢？



挨近身旁過來的，
都是催人作嘔的醜物。

天空漸漸地影暗，
道路一層層峻險；
四處茫茫，
膽寒着拔足向前。
哦，何處是我的歸程？
無涯無邊！



偶感

倦坐在校庭的林木之中，

閉眼靜聽着草裏的蟲聲——

唧唧唧唧，我的心中驟感悲感；

是青蟲的苦鳴罷，

或是蟋蟀的哀啼？

秋景蕭瑟，



又是炎夏過了時節；
梧桐苦笑着在受西風的摧折；
鴻雁就將來罷！
未知能否得到故人的消息？



TO K—

也許你會吃驚罷，清純的少女！
只相見了一次我就獻你以歌詞：
但你已驅散了我生來積着的愁思，
在你含羞的言音中我找見了人生的歡姿。

也許你會怪我罷，清純的少女！
只相見了一次我就獻你以衷曲：



但你是長得這樣美麗而情意豐足，
在你輪轉的眼中我的枯魂已得了安宿。

也許你會生怒罷，清純的少女！
只相見了一次我就獻你以心琴：
但你那溫柔的微笑已吸去了我的靈魂，
在夜間我常夢見睡在你的胸跟。

也許你會討厭罷！不，雖則我你，
只相見了一次，我想你已收容了我的真意；



但望你從此把我虜在你的心中，
在清晨或傍晚微風將傳言你的消息。



夜中的東京流浪

秋夜的濃霧，
罩住了深更的都市；
水氣沈沈，
街上的燈影，
現着五彩虹暈，
無力地閃明。
步道上的下馱，



宛如玉盤珠滾，
奏着交響歌音。

Orfe 的玻璃窗中，

醉漢的眼睛，

水淋漓，

貪於夜中遊興；

朱色的脣，

盪漾的喉音，

使他們醉飲無盡。



橫叮的陰暗中，
立着一對戀人，
細語頻頻，
許是在議論憂心
他們今夜的如何安身。

褲袋中插入兩手，
任足閑走；
露店的燈影，
遮住了我的行手。



幸有銀幣三枚，
幾日來藏在胸頭；
一片鷄肝，
兩杯Gin酒，
回復了我的機嫌；
將我的清淚，
折向內流。
霧漸濃，
衣漸重，



頭上積露，
寒氣滿心胸。
汽車的燈光，
猶如貧人眼睛，
迷糊龐腫。
市外的火車鳴音，
一聲聲尖入心中，
舊別重憶，
不堪心頭酸痛。



殘 秋

世上的女人呵，
不要再戲弄輕人，
讓我們來親近罷，
如今已是晚秋時節！
看哪，落葉片片，
受西風摧折，



牠們的顏色，
豈不是戀的最後喘息？

日暮黃昏，

寒菊上玉露零零，

翌日即消去無影——

呀，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快來親近，

世上的女人！



去了你們的驕矜；
留神罷，如今已是晚秋時節！



大廈中的山茶

高牆上含笑俯視着的山茶呀！
我怎能伸手攀得呢？
每天我在你的下面走過，
你給了我上學的勇氣；
在你溫和的笑容中，
我忘記了漂浪的苦味。



高牆上含笑俯視着的山茶呀！

我渴望着你的接吻，

我會偷偷地向你試過幾次攀折；

在夢魂中我猶見你的笑容彷彿。

哦，該詛咒的是隔離你我的牆壁，

未知何時我得有力毀棄？



TO KEATS

我立海濱斷崖之頂，
向大空吁嘆我胸中的哀感；
波浪峻險的海中，霎時間，
有一朵銀白的水仙出現；
映着北斗明星，
伴着浪沫的幽音，
海鷗點點，在四圍服侍殷勤，



猶如 Venus 在荒涼的海上顯身。

哦，美麗的造物，永久的歡喜！

你的妖姿隨了波浪無盡的漂伸，

魅住了人們心中的真情。

我呀，如見了 Diana 的裸身，

只是瞠目失神，

欣然欲振翅來飛到你的身跟。



TO HARDY

哦，你呀，你十九世紀的花形，
二十世紀的明星！
你棄了建築死物的本領，
卻在花圃中植了不朽的月桂松林。
你揭穿了人們的悲影，
猶面撩牙的運命，
被你淋漓地闡明。



你呀，你深深同情於不幸的人們；
你用了赤裸裸的真筆，
驚醒迷夢中生活着的愚人。

你隨了新世紀的簾幕，
由悲痛的人羣中轉身跨足，
走向清光輝煌的詩國。
在那裏你迎風坦了胸窩，
吐你心中蘊藏着的清歌。
你永遠保持着青年的真情，



你始終懷着愛人的本心。

你雖嘆了拿破命的悲運，

但你還相信黑暗的背面有着光明。

哦，你呀，你暗中輝着的明星！

我曾哭着讀 *Les* 的苦命，

我曾哭着讀 *Jude* 的哀運，

如今我又哭着讀你的訃文；

縱然你已達上了八十高齡，

但你呀，是我親愛過的文人，



怎能不流痛惜的眼淚兩行？



無題

假若人生是有意義時，
朋友，請斟一杯！
牠將消散了你的愁思。
假若人生是有意義時，
朋友，請斟一杯！



牠將給你生命的安樂，
牠將驅散了你的悲哀，



浮雲

哦，浮雲！縹渺無定的浮雲！
除了你我更愛什麼？
你是跟在我身邊的情人。
你把陽光遮住了，
來抑止我虛榮的心情，
使我滿足於地上的靈魂。



我漂流來往地無有定憩，
你也跟了我切切不離；
當我苦悶着長吁的時候，
你便顯出黑色的面影；
我聽到你在言說：
「走罷，去找尋你的安逸！」



淺草之夜

輝煌的燈光，
燦爛的衣彩，
魅心的笑容，
迷眼的妖媚。
生氣勃勃的淺草呀，
你夜的權威！



晚風嫋嫋，一陣陣

吹着脂粉椿油的氣息；

滿鼻的肉的香味，

甜美得猶如芳醇；

一剎時溶去了我的心鏈，

驅散了我的愁悶。

我執了酒杯緩緩地飲，

任她們來攫取我的歡心。



迷眼凝視着她們的舞姿，
耳傾着琴弦的歌音；
我呀，忘去一切的心病，
全身已溶入了這二十世紀的Edison。



CATÉ
—

對坐着的遊女！
我愛你點朱的紅脣，
因為我愛繪中的薔薇；
我愛你塗粉的白臉，
因為我愛瓷器的白質。

對坐着的遊女！



我愛你引人的秋波，
因為我愛半露山頂的明月；
我愛你肥滿的乳房，
因為我愛柔鞭的臥牀。

可愛的遊女！
人說你是虛僞，
我卻看你是真誠；
因為我呀，
已厭於人生之旅，



見了誰都頭痛，
只除了你——
哦，可愛的遊女！



朋友，我無須你安慰！

朋友，我無須你的安慰！

求你轉身出去；

讓我獨自坐在火鉢旁邊，

織我淚絲的綢布。

悲哀正是我生來的愛人，

我並不感到十分痛苦；

雖則心頭辛酸，



但慣了更算什麼，

朋友，我無須你的安慰！

望你去受樂盡歡；

讓我獨自坐在火鉢旁邊，

打我淚絲的繩絃。

我要將牠來縛在身上，

使悲哀絲絲無斷；

雖則是難免心痛，

但這本來是先天之緣。



樂園與地獄

人說「樂園樂園！」

用手指着空間。

我問樂園何在？

他說「請你按胸靜看。」

我說「地獄地獄！」

用足踏着地面。



人間地獄何在？
我說「請你眼看目前。」



枕袋

愛倫呀，這是你贈我的枕袋！
相隔已有兩年，
顏色還如從前；
只加上了我近來的悲淚幾點。
愛倫呀，這是你親手繡成的花紋！
一隻靈巧的飛燕，



向着初放的薔薇吐戀；

你還寫上了「願幸福長在君的身邊。」

謝謝你，我自從認識了你後，

你給了我生命，

你給了我安寧；

我始終是感到幸福無垠。

愛倫呀，我的親愛的愛倫！

是我辜負了你嗎，



或是你自己的變心？
如今你居然成了他家的女人！



可還記得嗎？愛倫！

可還記得嗎？愛倫！

那是三月十九的晚上；

我偶然地記起了，

那是三月十九的晚上。

月光像雪一樣地白，

像你的面色一樣地白；



湖水懶懶地漂打着石壁，
你立在堤上不作聲息。

你的影子落在水上戰慄，
你的兩眼被淚珠侵溼；
你輕輕地執住了我的左手，
向我憐惜地吐了嘆息。

你怕我要過於傷心，
用小鳥似的聲音對我輕說：



「這或者是最後的會面了，
但你用不到意氣消沈！

也許父親帶我們到上海之後，
母親不久會動了鄉愁，
重復回到這可愛的湖邊，
使我們得繼續甘戀！」

我只是啞然無言，
凝視着你的淚面。



湖山是那樣的沈寂，
天空是那樣的肅然。

我好像已失去靈魂，
不動也不出微音；
直至你轉身去了——
哦，永遠地離我去了！

我纔從夢中驚醒，
眼淚流淋，



全身起了戰兢，
但已找不見你的人影！

那是三月十九的晚上，
可還記得嗎？我的愛倫！



我回到故鄉來了

我回到故鄉來了。

是感到歡喜的緣故嗎？

我的眼中無端地流淚；

哦，也許是困了悲哀！

湖水是照舊一樣地快活，

水鳥是依然多嘴高興



我們所愛的睡蓮，愛倫呀！
仍是露出了小小的嬌顏窺人。

山中的白雲還是那樣，
東往西來地找不到定處；
杜鵑到如今還在哀鳴，
夜鶯的悲嘆也始終無盡。

你家園中的杏樹，愛倫！
雖則主人已變，



還同以前一樣地滿開，
只是香氣已不如從前。

我回到故鄉來了。
村景是依然如許，
爲什麼我的心中，
只覺得難癒的空虛！



SONNET

四空靜寂，
獨倚在三層樓頂，
凝眼看視
跳躍着飛下的白雪。
天空中一片迷迷，
萬物依稀；
縣縣的雪片，偷偷地



罩住了地上人們的聲息。

我夢心地無端憶起

兩年之前的

我和伊並立在太平洋海濱

含着淚過了的那個黃昏。

哦，年月的推移！

「去歲的白雪向何處尋覓？」



失母的小孩

鄰家啼哭着的小孩！

我把你狠心地詛咒了。

恕了我罷！

我不曾知道你是失母的雛鳥。

兩星期來的晚間，

你攪亂了我的神經，



本來鬱積着的愁心，
更被你弄得一層加深。

和着你嗚咽的啼哭，
便是你父親的悲鳴；
在他安慰你的顫音中，
含着非常的痛傷長恨。

你哀哀地哭着，
從夜達明，



四鄰的人失了安寧；
但誰知道你是乞乳的孤人？

今日遇見了你的父親，
在向我們的主婦訴苦，
說半月來失了妻後，
你還不曾得過一滴的甜乳。

可憐的孤兒，
不幸的朋友；



縱然一時得了乳飲，
恐怕也難以安慰你的悲愁。

我已不堪於你的哀啼，
你催起了我心中的苦淚；
想着暗燈下一人哭着的你時，
我怎能有心安然入睡！



紡花女

不要哭了，我的兒呵！
在草堆中安靜地睡着罷！
你一天到晚不停地哭泣，
將圓圓的臉兒變成消瘦，
把小小的眼睛弄得紅腫，
不要哭了，我的兒呵！
你看你的喉音已啞。



不要哭了，聽話的！
你的嗚咽噓噓，
催起了娘的酸淚，
壓緊了娘的悲哀，
兒呵，年輕的爸爸若在，
你便毋須爲飢寒啼哭，
娘也用不到長夜工作。
不要哭了，我的寶貝呵！



爲要保全母子的生命，
怎能有工夫抱你？
破壁間的北風怒鳴，
門外的雪片亂飛。
還是在草堆中睡着罷！
娘的胸窩已不餘微熱。
不要哭了，親愛的兒呵！
讓娘忍了飢寒心酸，
忘去了悲痛一切，



將這三斤的棉花紡完，
明日得幾個銅元換米；

兒呵，你便能吸得淡乳幾滴。

不要哭了，我的寶貝呵！

你看娘的紡花多少迅速。

這一根根的是母子的命脈，

有點點的悲淚混入；

雖則紡了成線，

爲別人織布作衣！



牛喫草
(童謠)

牛喫草，

鷄喫穀，

一切生物都安足；

只有我們，

天天飢哭。

爲什麼，



我的爸，

天還沒有亮，

肩起鋤頭便往販，

日已下西山，

挑着乾草尙未還？

爲什麼，

我的媽，

朝上一起身，

便往山中採柴根，



夜色已三更，
還在屋角紡花綻？

爸也做，

媽也做，

一刻無停息，

尙憂飢寒迫；

富者魚肉喫不及，

我家油鹽無從得！



牛喫草，
鷄喫穀，

一切生物都安足；

只有我們，
天天飢哭。



上野所見

我的朋友，我的同胞！
你們兩人是否兄弟，
或是偶然相逢的孤鳥？
你們的父親呢，
還有你們的母親，
你們知道不知道？



你們呀，爲什麼小小年紀，
離家集遠漂，
來此自求生命的活計？
在冷酷無情的日本人前面，
演你們苦勞的把戲。
哦，你們的形容是這樣枯槁！
你們的身軀是這樣矮小！
你們轟烈地打起鑼鼓，
拿出閃爍的中華古刀；



召集了往來的行人，
團團將你們圍繞。
但你們的面色呀！
爲什麼這般緊張恐慌，
似畏懼日本人的欺侮，譏嘲？
在你們瘦黃的面上，
我看出了你們的苦笑，
我聽出了你們的哀調。
幹罷，可愛的小小同胞！



不要顧慮到他們的蹂躪，
振起你們的雄心；
幹罷，爲愛自己的生命！
無奈我們可嘆的祖國，
是那樣頹弱不振；
既對你們不加以保護，
反迫了你們向海外逃命。
朋友呀，我們將永遠沈淪，
除非殺盡加害我們的惡人！



我的朋友，我的同胞！
你們兩人是否兄弟，
或是偶然相逢的孤鳥？
你們的父親呢，
還有你們的母親，
你們知道不知道？



寂寞

悶在房中，
感到無限寂寥的時候，
向着燈火飛來的小蟲，
雖則頑惱在我的胸頭，
也不忍儼然驅逐了。



小詩

在夢中得了少女的接吻，
滿意地早晨起來；
油膩膩的被口上，
——想是被寒風吹入了的，
我見了一片枯黃的乾葉。



CHRISTMAS EVE

寒風烈烈的聖誕節。

哦上帝！翌日便是你兒子的生日。

爲什麼這般荒涼？

爲什麼這般淒絕？

我坐在囚牢中獨自沈思，

靜靜地等候着耶穌的顯示。



上帝，我需要你的仁慈，
我要確實見一見你的行使。

夜空中北風怒鳴，
狂捲着地上的泥塵。

上帝，你是否在洗去污穢，
預備着兒子的降臨？

哦上帝，你造了天地，裂了禽獸，
還做出逞性行惡的人們。



你可知道嗎，世上如今
是沒有一處安寧？

你既造了人，你就不該拋棄。

你豈不見活世地獄中呻吟着的，

你豈不見跪在富貴前面受鞭笞的，

你豈不見以淚當作衣食的人呢？

你見了罷，哦最仁慈的父親！

你也一定感到了痛苦煩悶；



但你爲什麼長隱在高天深庭？
哦，難道連你也畏懼那些惡人的兇心！

上帝呀，我們不討厭耶穌復活，
現身到地上來護佑我們，擊退仇敵。
我們乃是你真正的兒子，
我們是耶穌誠實的兄弟。

(合唱)

天上的慈父，感謝你生了我們。



我們的靈魂是你所賜，
我們的肉體是你所製，
我們自愛我們的生命，
我們敬愛耶穌，聽他而行，
猶如我們的敬愛列寧；
因他將保佑愛護我們。
明日若他來時，望帶了麵包粗衣，
讓我們不敢損折了父所賜與的肉體！



對話

註：這個對話是從我的長篇詩「白蛇」中第二部第十節抽出來的。牠的運命我自己很難斷定，如果能找到幫助的人，或者同諸君不久相見也未可知。

許宣

「哦，你個美麗的天仙！」



你個魅人的妖精！
你想把我怎樣呢，
在這樣秋夜深更，
你單身來到這裏？
我要問你，我要問你，
何處是你的住家？
何處有你的安棲？
我想你不是人間，
乃是天降的美物。
不要靜立着微笑了！



我央求你，我央求你，
請你用柔和的聲音告我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白 蛇

「不要驚奇，不要猜疑！
不要說我是天降的美物！
我不是非世的仙女，
我不是魅人的妖精。
聽罷，我的戀人！」



我乃是人間之女，
我乃是血肉之身；
我住在人跡不至的地方，
裏山幽谷的深庭。
我因為愛你的心身，
我因為愛你的歌音，
所以我偷偷地出來，
找尋你身之所在。」

許宣



「你的聲音是何等悠揚！
你的呼息是何等清香！
你的頭髮好像西空的黑雲，
從天頂垂到海面，一縷縷
預備給人們以溫柔的甘雨。
你的眼睛好像沙漠的沃潭，
四周環繞着椰子樹的濃林，
預備給 GAIYAN 焦枯中的滋潤。
你的嘴唇好像未放的月季，
使蜜蜂垂涎難及；」



你的乳房好像玉製的酒樽，
使情人醉飲無窮。
哦，你呀！你的一切，
都是人世稀有的美麗；
但你爲什麼隱居不出，
任你的芬香在荒山漂溢？」

白 蛇

「我在深山閑居，
並非是因爲怕見世人，



我自有的原因。
我也聽得全城青年，
聽了我的歌音，
在發癡心狂癩。
呀，只是可嘆的世間，
滿着是混沌黑暗！
富有者是那樣占力，
權勢者是那樣橫行，
神聖的 love 和 beauty，
已被他們糟蹋殆盡；



我那裏還有心思，
去將我的美麗化作泥塵！
我的戀人哪！
我甚歡喜，我甚歡喜，
你用這樣的詞句，
稱讚了我的美麗。
但我卻希望你，
勿將我的外貌看重，
「把我內在的美麗輕忽！」



許宣

「我已明白，可愛的人！
你是美的造物，
你是愛的化身。
我願做你的僕人，
終身對你奉侍；
雖則我愛平等，
自由是我的宗旨；
但我已深深悟到：



在美與愛的前面，
階級和壓迫是無從實現。」

白 蛇

「我的戀人，你真是聰明！
你果然是我所追求的良人。
我只有嫌你過於謙遜，
我不願你做我的僕人，
我討厭這個名稱；
我也不願你像僧侶似的



看我作木偶玩物。
我要將你溶入在我的深心，
做我一部分的分身。
立起來罷，我的戀人！
你從此便是我的良人。
快來抱緊了我的身子，
在月姐嫉妬似的眼光中，
讓我們得個長久的「五雷」！



木匠的嘆

看呀，這是我親手建造的房子！
前面是廣大的臺門，
後方是高高的圍牆；
雖則鐵門緊緊地閉着，
我卻知道牠內面的圖形。
左旁有個小小的花壇，
迴廊上雕着五彩花紋；



屋後是廣大的園地，
在西邊有精緻的草亭。

那是三十年以前，
我還是少壯年青，
我的心中充滿着春氣，
有狂湧的熱血奔騰。
我跟着病弱的父親，
在近鄰四處工作，
爲的要救活一家的生命。



我有過年幼的弟弟，
我有過黑髮白肌的妹妹，
只因爲母親多病，
死了後看護無人，
他們都棄我長逝，
只剩了我在荒野一人！

我不知這房子的住者是誰？
安樂的罷！住在裏面，
既受不到寒風的殺戮，



也感不到霜雪的侵害。
聽哪，那是鋼琴的聲音！
在彈奏「人生的歡欣」。
那不是羅綺者的哄笑嗎？
在擲揄彈者的女人；
有的像貓似的高呼，
有的像豕似的低鳴。
他們都在歡宴盡樂罷！
響亮着杯盤狼藉的聲音。
哦，你們呀你們……！



離故鄉已久，
喝盡了流浪滋味；
歸來後一切依舊，
只不見了從前的伴侶。
我呀，這個可嘆的老身，
未知何時毀滅？
找不見家庭衣食，
得不到人們的善意。
在這樣寒空暗夜之中，



任北風宰割，寒雪壓迫。
呀，可痛的是——
自己建造的房子，
竟不得進去得個休息！



雄鷄

啼罷，你勇敢的雄雞！
伸直了你的頭頸，
脹大了你的喉頭，
傾吐你胸中的悲憤！
縱使屠刀已在眼前閃爍，
開水已在鍋中沸騰；
在你還有餘息，



還能唱出聲音的時候，
啼罷，你勇敢的雄鷄！
吐出你滿腔的熱情，
吐出你心中的誠意，
向人們預言階級平等的時期！
你的歌聲是何等宏亮！
你的音律是何等清揚！
你立在暗中高呼，
不管自身的脣裂喉破；



哦，勇敢的雄鷄！
你相信只要堅心努力，
打定我們的主意，
總會有一個實現時期。
你不願屠刀已投在眼前，
開水已放在桶裏，
你只是伸直了頸項，
挺胸而毅然高鳴，
宣示你心中的確信。



你是施洗的約翰！
你是 Aurora 的先陣！
你叫醒了我的柔心，
使我明白於自己的使命。
你引起了我的愛人之心，
在我倦疲了的眼中，
燃起了赤熱的松明。
我聽到你在高呼：
「起來罷，脫身迷網！
準着目標前進！」



團結起不幸的人們，
雪我們數千年來的悲憤！
這是我們的使命！
這是我們的使命！

跋言

這詩集中的詩篇，是我從民國十五年至十七年間，在日本東京寫的；但其中也混有幾首以前的作品，因為不忍捨棄，便把牠們放進了。

讀我這詩集的人，要感到幾分暗澹的色彩也未可知，但這個因為我的生活是如此，我的運命是如此，是無可奈何的事。

詩篇的順序，大致上是按照了所寫的時日，讀

者約略地可以看出三類的性質，這三類同時便是我三年來心中所經過的三個階段；雖則我的思想是始終一貫而痛苦是不曾有過間斷。

這本詩集，雖則是我由學費中節省了錢自費出版的；但牠的能和世人見面，全由於恩師夏丏尊先生的幹旋。如果有愛讀這詩集的人，我也要請他向夏先生道一聲感謝。還有，素所敬愛的豐子愷先生欣然爲我揮筆，使本書增了光，我也非常感激。

一九二八，二，一一。誕生後第二十二個週年紀念日。



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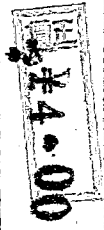
版權
所有

江戶流浪曲

總經售處

上海
一號
五號
開明書店

著作
者
王
文
川
印刷
者
美
成
印刷
所
發行
者
王
文
川



自八月起照實洋加

82
101002



門	
函	
號	
. 92112	